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説郛卷二十六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說郛卷二十六上

明 陶宗儀 撰

東園友聞 闕名

信義湯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客談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甞為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休糧方

胡汲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於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

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卻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裏謳吟

猶是鐘球鳴甞語惟善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臺諫

世祖暮年僧格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爾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舒庫爾齊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爾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爾又欲言僧格耶公曰然臣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僧格敗噫使臺

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邪

丘真人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城有丘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黙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窻户頗毀裂之亟出富人快快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

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習俗之厚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過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

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廵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小大卑幼之稱

同籍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叙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

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邪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茍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為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五聲韻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

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畨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喀喇子山平章公庫庫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字為首先生荅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譎詐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於兵為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紿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

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害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害卒知其紿已怒而殺之

族未廣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劉馮事始 劉存 馮鑑

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

三字若鼓淵淵醉言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六字若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若節南山云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

曲張續長

世本曰揮于作弓夷則作矢皆黃帝臣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續長

齋戒六丁

春秋命成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可功成注云丁取丁寧戒取戒慎也

神魚子英祠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捕魚得赤鯉愛其色養之經年長丈餘角翼皆具子英乘之飛昇而去後歸亦乘此赤鯉

人為立祠焉

黄帝六相

管子黄帝得六相而天地理風后明天道太常審地理奢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大封辨西方后土辨北方謂之黄帝六相

崇玄館學士

唐明皇置崇玄館命生徒習道德經莊列文子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兼崇玄館大學士檢校兩京宫觀又别置

道學隷崇玄館課試如明經謂之道舉

曳白

天寶中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為人所訴明皇于勤政樓親臨覆試終日不能措一辭謂之曳白

中書通事舍人

魏置通事郎掌詔命晉置中書通事舍人北齊改為中書舍人隋號内史舍人唐初因之龍朔中改為西臺舍人光宅中改為鳳閣舍人開元中改為紫微舍人復為

中書舍人

四匭

唐天后垂拱二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以銅鑄四面各依方色東曰延恩有以養人勸農之事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寃有披陳屈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天寶以匭音同鬼改為獻院後又改知匭使掌其四匭

門牀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至唐時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

苾蒭

尊勝經號僧曰苾蒭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清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傍布為佛之徒弟理亦宜然故以為之名也

僧爵秩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輔國宜城子眾加忠信侯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以沙門彥琮為翻經館學士甚寵

解脫履

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永嘉中為伏鳩頭鳳頭履梁武帝以絲為之曰解脫履

冪羅

唐初以隋制宫人乘馬着羃䍦雖為闕服而全障蔽永徽後帷帽施裙漸成為淺露天后朝帷帽大行羃䍦遂廢

帛拜代香纓

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采為之隋牛弘議以素絹八尺巾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卷白波

古有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如席卷故

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偏提

酌酒器元和間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之曰偏提

白肥修瘠

貞元中穆寧為刺史方食其子列侍熊白及鹿修曰乃白肥修瘠相資為宜即以白裹修而進因以羊雜白為生

虎幄雲幕

説文在上曰幕在傍曰帷女媧作雲幕衛侯為之虎幄

幄亦帷帳之類

博陸

聲諾曰博陸采名也六隻骰子皆六

西墅記譚 潘遠

辨碧落碑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氷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片哀子李訓等為母造道門尊像

鳳尾諾

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葢諸侯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

詩語暗合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及云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其句都是暗合處耳

空梁落燕泥

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為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

錦帳三十里

京師名倡曰嬌陳如姿藝俱美陸州尹一見求納焉陳如曰得錦帳三十里乃可盖戲之也

骰子緋賜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解連叱之果重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後遂不易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世莫傳其法焉

金鼇光

于頔在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悉然復有客言其日夜見海中大鼇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徐復没驗其日正同

輔唐山

太和先生服餌得道請於髙密牢山合煉明皇許之改牢山為輔唐令居之

定婿店

韋固未娶道遇異叟持婚牘載人間夫婦謂固曰此店北賣菜媪女乃公妻後為貴人取婦果然其女也

野狐落

宋次道為西洛詩以野狐落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宮名宮人所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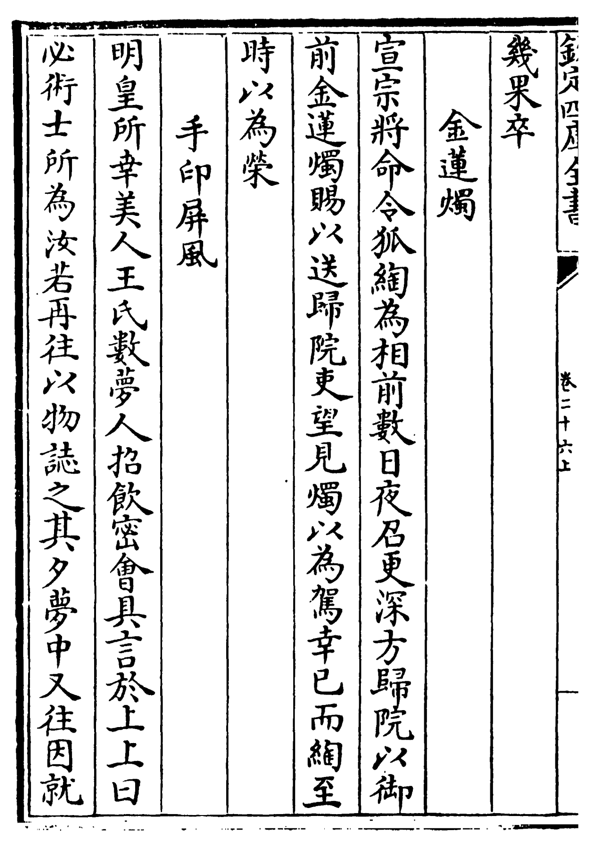
遺史記聞 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為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范攎子詩

唐末吳人范攎處士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趂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作夏日詩云閒雲升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其不壽爾未



幾果卒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為相前數日夜召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賜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為駕幸已而綯至時以為榮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為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

研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悟即告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歳能詩則天名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龍興倉

沐都興國寺也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為倉國初寺僧

屢訴求復為寺太宗怒其煩瀆遣使封劒誅之且曰懼即斬不懼再奏僧臨行刑不懼使以聞太宗甚喜即日如其請復改為寺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清非生

太子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魘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生呼其女為燕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又能詩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姑蘇筆記　羅志仁

父子立論不同

老泉論高帝云帝嘗語吕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吕氏禍矣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勢不可也東坡論高帝云或曰吕后雖悍亦不思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思奪其子

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而帝逆之父子立論亦自不同如此

薛萬回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峻深源每有劄子稟事必稱云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曽孫

隱逸

錢文僖公演雖生富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勝彥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卉凡園囿勝處無不到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吕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吕繼相乃更薦之得職官延卿亦未出仕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訪之去其居一里外屏騎從肩輿張蓋及門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

過客衆延卿不常出見莫知其何人也但所出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明皆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接之人亦無如數公者老夫幸甚惟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高逸亦留而不辭而吏報申衙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師魯揖文僖語之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飲數盃盤肴無少

加於前而談笑自若已而辭去延卿送之門顧而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誚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語歐公諸人曰此真隱者也渠視富貴為何等物邪嘆息累日

又

宣和間廣川董棨為鎮江府教官有李廻老高尚不出人亦頗宗仰之董時往見與之款語出所著書及所嘗獻朝廷者又知其通於治道皆切時用非尋常事文采取人娛悦者董回白知府虞夔曰治下有隱君子盍訪

之虞問為誰董以李迥字叔友對虞曰斯人則願見久矣一日携具邀董而入叔友預辭未嘗製衫帽虞許野服相見至門下車與董步而入叔友降階迎客神情蕭散虞守甚髙之既飯叔友起懇虞曰迥有母年八十矣願得薦迥名於朝丐處士號庶遇恩可記虞唯而去明日董詣之曰胡不見請而遽啓此齒叔友色愧悔曰恐其不再來耳董具以語諸生共嗟惜之子謂虞守不失為有錢文僖之遺風而李叔友有愧於郭延卿多矣

賈秋壑醮詞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揚易簀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難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闕　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惜無所用為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及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

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豈似道所自為也讀之雖可笑可哀其文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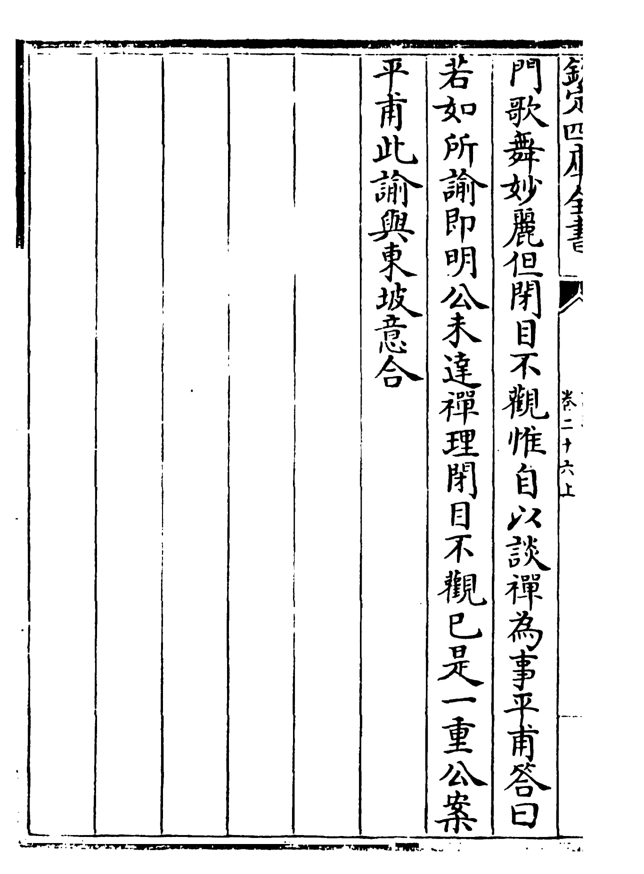
題梁

張于湖代為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黄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斁詞翰奇偉至今猶存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幕客門士各撰記誦俱不當其意雅乃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

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大字深刻之諸人歎服文子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震耀其胄次亦不凡矣文本不工然吐辭超勝以少少勝多多暗合于湖想見豪氣

意合

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盖謂聖俞剛正不為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知太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



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覩惟自以談禪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閉目不覩已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諭與東坡意合

南部新書　錢希白

落星石

祕省内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為四絶

瀑泉

司空圖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為司空之莊耳

墜井

白樂天之毋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𥌝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夢為虎𧼮

武宗夢為虎所𧼮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格虎例

諫遊

上在驪山華清宮值元夜欲出遊陳𤣥禮奏曰宮外曠

野須有預備必欲夜遊顧歸城闕上不能奪

鷄兎筭

鷄兎筭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兎

弄子恚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恚矣

滋水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此廳之西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聞香

五花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賔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主人憐舊守五花賔館敢從容

置權量

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

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野狐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為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菉粉為之亦象此也

五縣天子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草市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柳仲郢為東川節度使聞之謂幙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為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刺血濡章

駙馬都尉鄭曆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

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
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
詞也靈琛為人言之

薛荔

武翊皇以三頭冠絶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冢婦盧氏
雖李紳以同年為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
勑頭是謂三頭

六籍奴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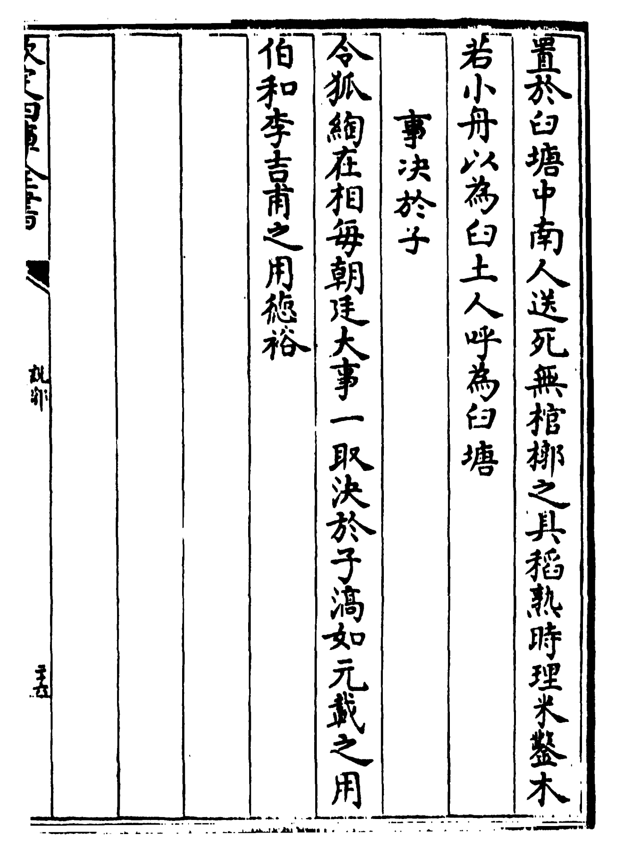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少白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 四鬢髮盡白

臼塘

衛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於播之館



置於臼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櫬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為臼土人呼為臼塘

事決於子

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滈如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龍城錄 柳宗元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罡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賛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

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癖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

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衞玉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

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顧頷頊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飈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户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闞中但聞勸酧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嗣聖中台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姪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

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毛毛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郎以居常順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為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

顧指曰此兒此兒絶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
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
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
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隂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
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撿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
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横但

悵悵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久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

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可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蕚樓下壁上有六馬滚塵圖内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州中大水後一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其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其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其僕卒之賤分不當通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

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

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靄蔚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

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隂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游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䆫外點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須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顔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屡策羸驂歷亂峋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悦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稚日王通説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

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大皇帝嘗為題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絶前世已而怱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憫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得其術

老叟講明種蓺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師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蓺其言深耕溉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質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

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汧渭之間此人宜意思巧而淡然薮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逮然生頗為文思溢設用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仙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皐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皐子逾年不知其所

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餘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盖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懐素張説佚行水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西賊遽興兵火交岺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宫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黄帝勝炎帝而並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黙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扐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

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知崇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沈書於滹沱

太宗大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裹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内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説表請朝上名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間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

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思罹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比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畏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絶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醹渌翠濤常以大金罌内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醹渌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

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醸於西域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

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斸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敷黃栢木以熱酒沃之別

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器中因投水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閤皂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假月公後身

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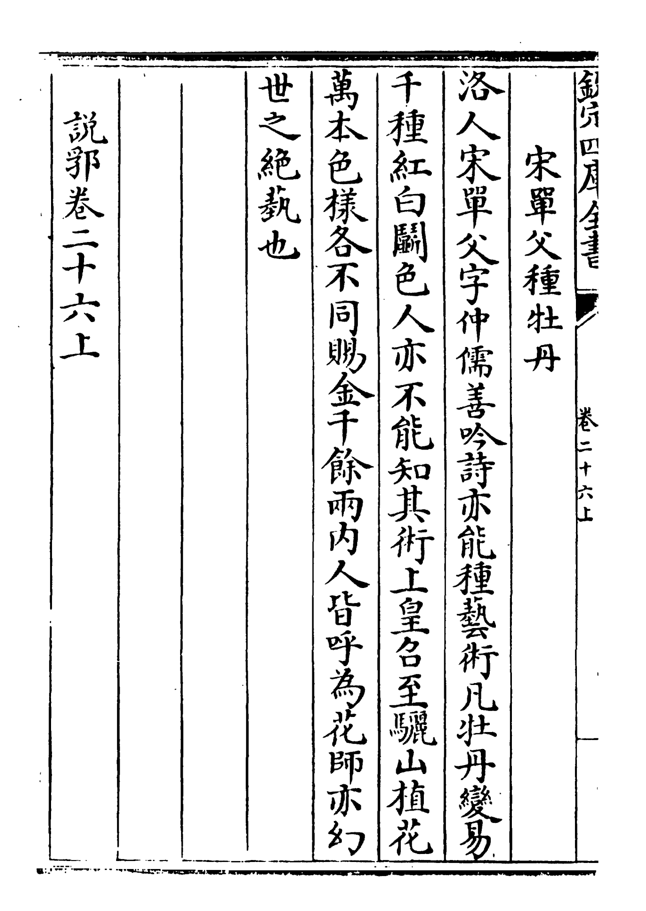
劉仲卿隐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金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息處其内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名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膺强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

頊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頊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鬭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名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内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絶埶也

說郛卷二十六上

說郛卷二十六下

明 陶宗儀 撰

桂苑叢談 馮翊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絶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覩天大哂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顔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

管流年逝人以此畀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常遊鹽城多為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縶是邑中醒乃述課得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

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搗網剪紙鶴二隻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

書在腹内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崖辯獄

太尉朱崖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

行而責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處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郡衆以其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即名兒子數乘命闕連僧入對事咸遣簾子畢令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的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刻前輩

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

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這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劒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

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絶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己為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歎曰虚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

恍然曰黄絹之竒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
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
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自彭門亂
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已而治之補綴頹毀
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
既已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

玉鈎斜道開闢池沼搆葺亭臺揮斤既畢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留止別館一日公名陶同遊問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崖陸暢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於茲亭奏之其管絶微每於一感栗管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閒公大佳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

篇其發端云虛心織質鴈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賜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近公諱盖賞亭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稱徵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為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為馬廐亦何異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兩出鎮於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

別於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秪別和尚老僧者熟於秪接至於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煑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崖所寶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拄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歎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

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語愚云往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山嶺而去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覩客來皆扃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牀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强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蹺足睡路險仄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畫房門拔匙

掾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故附於此

杜可均卻鼠

僖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好飲絶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所得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乃必過之

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而求飲其主事者白云既已齧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説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絶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為絶粒耳

李將軍為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皋罷淮海日寓於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云能爐火之事護軍乃延而容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白事道人曰唯其頗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萬已來者得金二十餘兩為每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傾囊有金帶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驗居數日覺有微

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數日既滿齋沐而後開金色燦然的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換有一日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之俄經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啟爐而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在京搉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佰賓署屬主者忽

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龍去矣乃合字也時日隱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跡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畫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黙黙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未沈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携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兹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窻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

清揚甚美西坐一人北闕之服魁梧疊疊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捐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闕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不竪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為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為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

有容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客拂象牀大患此也朱衣欷歔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之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北服曰各徵曩日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北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為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異一旦

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巡至東向曰功遂倖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裹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耄更有何人運筆端吟罷東樓晨鐘遂鳴僧户軋然而啟欻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畧焉

崔英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苻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

皆趨英獨緩步循雨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為之起更問有何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則用何在後期堅曰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滶

高滶為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

曰高湫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為神湫乃詐為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為齊牧乃於樓上溺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崔弘度

崔弘度隋文時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鼈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

杖焉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同時虐吏也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歳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

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法慶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衆㒷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

而卒

崔膺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為上客善為畫時因酒興偶畫得一疋馬為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氊下監軍怒請殺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却乞

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任迪簡

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强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後景略卒軍請為主自衛佐拜中憲為軍使後鎮亦定

采娘

鄭代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凡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

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女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懐何為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為男子毋之所懐是也聞藥至情急是

以呼之毋巽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毋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常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乃位至柱史

唐衢

周鄭客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為之罷宴矣

靈徹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廉使丹以惠遠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之節雖冬夏雲陰月黑無所差矣

義山雜記

李商隱

象江太守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癧瘻殃疪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痺平安寢食乃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宜都内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内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内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

於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
義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
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
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内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妄疑此未當天
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
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
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宫尊位其勢陰求陽

也陽勝而陰亦徹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専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盗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驘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

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
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
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
數年竟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
叔行耶公子此㕘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
得快少良黙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

以此為諸君别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䘏死喪斷魚肉葱蒜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洒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

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厺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寛厚滋茂動静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興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為巳有繩契筦揵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髙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閻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撃犬豕羅網鳥雀亦式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雲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文藪 襍著 皮日休

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内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

慴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使後之士於民有是者雖不得王吾以為猶王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日休曰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卉猶恐

不奇減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嗤戶笑有能以
不毛而税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家亦出里布
則途無踝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於耕耨轉而輸
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必也田不耕者雖
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莩之民矣今之民善者少不
肖者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鬬雞走狗格簺擊鞠以取湌
於游閒太史公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則世無游惰之民矣此三

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為如何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褻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酢所以立象

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安尸受福於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蟣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匜盥之丈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賛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為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沿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弊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

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感雷刑

彭澤縣鄉曰黄花有農戸曰逢氏田甚廣巳牛不能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為一鄉之師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箠耕於烈景罄耨於晦昃未嘗一息容其怠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日休曰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絶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過乎稼穡之

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賴少年椎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浛不可戢刑不可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於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知是天地也

悲摯獸

淮潭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苕頃爲農夫息其傍未久若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娭視之虎也跳踉哮闞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

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麕將食而娭將娭而害曰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娭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麕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為死麕以刑禍為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子謂乎赦為楚之常法以其弟自合不

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竪之纎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寧取金之怨以易予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旌王宇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禄者闔朝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為邪曽不敢一忤莽色以平帝得親予外氏者也而宇乃以為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

得天下為利以反道為慮不以已將為天子之子為貴以懲咎為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貞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備矣而班氏忘讚皮子旌之美夫

斥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僇宮嬪魏絳之辱揚干是也如建者為軍正丞設御史有奸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名如擅斬者乃

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國威者軍刑者也夫軍政之職當申明其法於軍帥亦不可擅行誅殺也正且不可況又丞哉嗚呼漢不以是僇建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𠴲妄矣過直近乎暴物過訐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為賊子在國為亂臣其建之謂矣

無項託

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訹訑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不勝於黄老嗚呼孔子門惟回稱少故仲尼曰顔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巳同固未嘗或懈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七十子外有三千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𡱈娟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法苑珠林　闕名

孫壽

顯慶中平州人有孫壽於海濵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不爇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是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

不朽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異常者也

柳儉

邢州司馬柳儉在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宫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

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擅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盖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

蒼梧雜志 胡珵

酒債

孫榷叔濟嗜酒不治生産甞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緼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望闕亭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内掛十餘葫蘆

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為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椰樹

揶樹髙六七尺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顛實外皮如葫蘆膚中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於蜜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

青瑣高議 劉斧

雪擁藍關

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種頃刻花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迷樓

迷樓記云浙人項昇能構宫室先進圖本帝大悦詔有司營之經歳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后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人膏血所為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插竹表忠

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

此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貶死於雷州詔還塟道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插地以挂紙錢而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議醫

夫醫之為道尤難於他術從來久矣方其疾也雖金玉滿堂子弟骨肉環圍莫能為計必得良醫以起之即醫之為功非小焉主執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醫患少而庸醫患多也不意為庸醫持其疾反覆寒熱弗辯形

脈是亟其疾使加焉則從而失者有之余甞患其若是
前集甞言之矣意不為諸君得也誠欲士君子治病得
其人云耳

本朝善卜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記年月日詔
苗達而問焉達乃筭於帝前奏云若人則其人見病必
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以束帛賜之以旌其
術

士子對荆公論文

王荆公介甫時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

出侍姬皆處女

王均李順亂蜀之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府主尤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

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媵者張不欲絶人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侍姬矣張在蜀四年被名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皆處女也

大桶載食物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九常人服之不過一彈九耳公常以五七兩為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甞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

駭訝一日食客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廡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

殺猫生子

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豐足尤好養鵓鴿編竹為室數動踰百一日為猫捕食其鴿沛乃斷猫之四足猫轉堂室之間數日乃死他日猫又食鴿又斷其足前後所殺十數猫後沛妻連産二子俱無手足皆棄之沛終不悟惜哉

一門二相

本朝大丞相呂公蒙正大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二十年居政地鈞陶羣品運斡元化四方畏服天下太和終始一節王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嗚呼盛哉

本朝丞相賈黄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為賢相美哉

三元一家

大丞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樞密馮京

鄂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楊學士賞開封府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本朝太平百餘年文物最為隆盛數路得人推進士為上第天聖三元纔三人耳繼之者又何其稀也

鹿銜牡丹

宫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黄次曰甘草黄次曰建安黄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宫中貢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祗

開一朶絳幃籠護之帝未及賞會為鹿銜去帝以為不祥有侫人奏云釋氏有鹿銜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佳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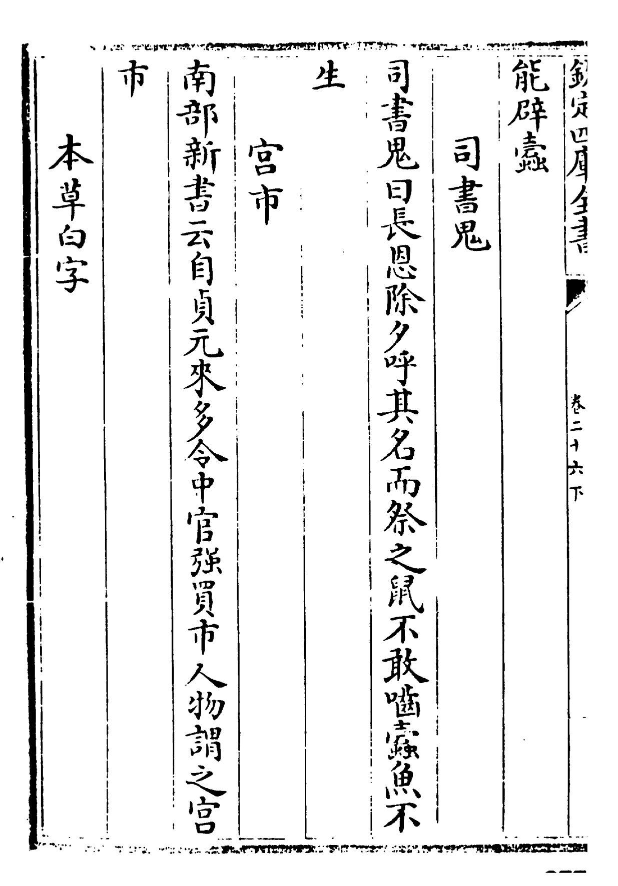
秘閣閒話 闕名

金梭

蔡州丁氏女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辟蠹

熊山野好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棗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今世有石燕石蟹之類又松亦化為石隴州有魚石子置書籍中



能辟蠹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宮市

南部新書云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强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本草白字

善醫者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黑者是漢人益之者也

耕餘博覽　闕名

念佛生蓮

昔天台黄巖寺僧畜一鸜鵒常隨僧念佛不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花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各携一囊

盧杞遇馮盛於塗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

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録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丈剌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捼杷囊果是三百剌

櫻桃詩

安禄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懐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叶韻禄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子耶

異嗜

宋南康公劉邕嗜瘡痂比於鰒魚唐劒南節度使鮮于叔明嗜臭虫每採拾得三五升浮於微熱水洩其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權長孺嗜人爪甲見之輒流涎

說郛卷二十六下